



惠特曼評傳

孟德森 著

惠特曼評傳

孟德森著

黎維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М. Менделъсон
УОЛТ УИТМЕН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4.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1026 字数 18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 \frac{11}{16}$ 插页 2

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800 册

定价 (4) 0.86 元

序 言

目前，一方面，美帝国主义者正在策划世界范围的侵略计划，并在美国国内灌输军国主义和法西斯“文化”；另一方面，民主、和平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和巩固。在这种情况下，过去美国文学的进步与民主的传统更具有了日益重大的意义。

列宁说，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文化。这对美国文学来说，也是如此。在美国，和那种为阶级压迫的一切肮脏行为作辩护的反动文化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另一种文化，它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反映了劳动人民对民主、对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对社会主义的热望。

苏联读者对于那些大胆揭露谎言和罪恶，揭露资本主义剥削和侵略战争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诺里斯，杰克·伦敦和德莱塞的名字是非常熟悉的。在这些作家的创作中，真实地描写生活和对反动势力表示抗议的现实主义传统获得了强有力的发展，这种现实主义传统是现代美国进步文艺作家在他们的文学活动中的依

据。

一百年前，美国文坛上还出现过一位大诗人，就他的创作精神而论，他和上述作家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就是民主诗人惠特曼。他的“草叶集”初版发表于1855年。

在上一世纪，在惠特曼生活的世纪里，美国统治者培养的是不顾一切的贪图利润的精神。惠特曼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里长大的，在那里，当时正广泛地推行奴隶制。

还在惠特曼很年轻的时候，普希金就曾经指出，在美国，一切大公无私的高尚的行为，一切提高人类精神生活的东西，都要受到“无情的利己主义和追求满足的欲望”^①的压抑。

美国奴隶主在他们的一切丑恶勾当中显露了原形。上一世纪末，美国大资产阶级在打垮南方种植园主，成为国家的全权主人以后，也充分露骨地暴露出他们那种灭绝人性的本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那时惠特曼已接近晚年），美国统治阶级进行了一次“合法”的大屠杀，杀害了大批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诗人逝世后不久，美国侵略者又开始了侵略西班牙的帝国主义战争，在这一战争的进程中，他们表明了自己是全世界的敌人。

然而，美国人民对于压迫者和反动分子的政权的反

① “普希金文集”，国家文学出版社1936年版，第764页。

抗，是具有偉大的傳統的。在惠特曼的一生中，淳朴的
美國人民曾經不止一次以極有效的方式表現了他們對於自
由的熱愛。早在上一世紀初，美國勞動人民就已經展開
爭取土地、反對橫暴地主的鬥爭了。七十年代，千百萬
工人、農民和手工業者在反對南方奴隸主的革命戰爭中
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次戰爭結束以後，無產階級反對
資本家的運動廣泛展開。工人們開始積極地反對壟斷組
織的壓迫，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

惠特曼是美國人民的詩人，他多方面反映了美國人
民的希望和要求，反映了美國進步人士愛好自由的願
望。

惠特曼的創作還存在着很大缺點。除了那些鮮明
的、具有獨創性的、有血有肉的詩篇而外，他還創作了一
些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軟弱無力的較差的作品。當惠
特曼不從生活、不從美國勞動人民反對自己的敵人的日
益擴大的現實鬥爭出發，而從抹煞真正的尖銳衝突的空
虛概念出發的時候，他的創作便遭到了失敗。但是，當他
深入地揭露了民主人士與奴隸主之間的矛盾、深入地揭
露了僱傭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的時候，他就能從實
際的社會基礎出發，克服他的創作中的缺點。

上世紀中期，號召惠特曼從事創作活動的是反對奴
隸主的鬥爭。在他的詩歌和散文中，人民——首先是工
人們——反對資本家壓迫的強烈抗議，也得到了了一定的

反映。

惠特曼在他的作品中发出的向农场主进行武装斗争的号召，他对资本主义掠夺行为的揭露（特别是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十年中），贯穿在他的诗歌里的他对摆脱社会压迫和种族压迫的人类的向往，他的肯定生活的精神，他的艺术上的独创性——凡此种种都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这位美国诗人的创作的热烈的兴趣和真挚的同情。

惠特曼的创作之所以引起象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理、马雅可夫斯基这些俄罗斯文学巨匠的注意，并不是偶然的。

早在1861至1865年的内战以前，在肯定美国诗歌中现实主义方向这一点上，惠特曼起了极其显著的作用。他和其他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中反对奴隶制的作家们，以及后来出现的马克·吐温一道结束了在美国文学中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统治。

惠特曼在深刻地接受了较早时期的美国文学最珍贵的传统之后，以巨大的新的艺术成就丰富了美国诗歌。他的创作是现时美国文学中最珍贵的民主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毋庸置疑，惠特曼是美国最杰出的民族诗人。他在诗歌中表现了美国人民群众的优美的感情。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尊重欧洲各族人民，尊重他们的革命斗争的传统，尊重他们的文化。

惠特曼在閱讀了偉大的俄羅斯現實主義作家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的作品以後，以滿腔的熱愛讚美了他們。

從很年輕的時候起，他對十九世紀西歐作家拜倫和貝朗瑞、喬治·桑和狄更斯，就特別感到親切。作為西歐各國人民解放運動的先驅的進步文藝作家的戰友之一，惠特曼是完全有權利把他的名字和他們並列在一起的。

進步的美國人都熱愛惠特曼，認為他是人民的作家。但是美國反動集團卻害怕和痛恨這位詩人，他們公開或隱秘地敵視他的創作。可以十分肯定地說，惠特曼在美國是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劇烈的思想鬥爭的對象。

惠特曼在世的時候遭受迫害和誣蔑，詩集不能發表，現在他逝世已經有六十多年了。今天，很多美國資產階級的文藝學家們都津津有味地說惠特曼的詩歌具有特殊意義，而收藏家們也正在搜尋他的片紙只字的手稿和為數不多的初版“草葉集”。服裝店出售的學生絨衣上綉着惠特曼的一行“我聽見美洲在歌唱”的詩句。乍看起來，惠特曼的創作在美國是完全被肯定了。

但是實際上卻遠不是那麼回事。蕭伯納有一次就說過：“惠特曼是個偉大的作家……有趣的是，唯獨在美國這個國家里，有些人总是不理會這一點，就象他們可以不去看天上的太陽似的。”我們很容易找出許多十分明顯的証據，說明美國權貴力求貶低惠特曼詩歌的意義。例如，

美国在今天还没有出过他的作品的全集。紐約(惠特曼曾經在那里生活了大半生)的“神父們”拒絕在这个城市的大街上为作家豎立紀念碑。就連資產階級文艺批評家也不能否認,在美国,介紹給学生的只不过是詩人的几首短詩,而专科学校和大学毕业的青年人关于惠特曼的作品,照例不是知道得很少,就是根本一无所知。

这些具体的事实,充分說明了这位美国最杰出的詩人的文学遺作目前在美国所遭受的命运。但所有这些事实仍远不能揭穿美国統治階級对惠特曼的真正态度。主要是因为資產階級的批評家和文学史家还在尽力歪曲詩人的思想和創作的面貌。

恶毒地对待文学艺术中的一切人民傳統的美国壟断資本集团,有意利用民主詩人創作中的弱点,主要是把一些缺点硬加到他身上去,以便誣毀他的創作,使广大讀者看不見他的詩歌和散文中的民主本質。多年以来,特別是最近时期,他們对惠特曼进行“攻击”的目的就是要破坏他的創作給予群众的影响。反动分子制造出形形色色的荒謬謠言来誣蔑詩人,同时却又企图假冒为善地把他說成是“自己人”。

惠特曼歌頌了当时的进步的資產階級民主运动——反对奴隶主的革命解放斗争。以后他清楚地看到了美国資產階級民主的許多严重缺陷。惠特曼的力量表現在他对压迫的激烈的抗議中,也表現在他对劳动人民的热爱

中。但是美国出版的千百种书籍和文章却厚颜无耻地把这位民主詩人說成一个漠視人民疾苦，甚至是敌視人民的人物。

在美国文艺学中，有一种公認的理論，好象“草叶集”是惠特曼受了某种“灵感”、“神秘的启示”的影响才創作出来的。資产阶级的文学史家不愿意——当然他們也不可能——闡明惠特曼的思想根源。当他們試圖分析作家的社会观点，說明他的創作发展背景的历史环境的特征时，他們就必然会得出反科学的和誹謗的結論。反动的文艺学家們企图把惠特曼說成是一个与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毫不相干的詩人、标准的神秘論者、資产阶级奴隶制基础的歌手，最后，甚至是美国統治者侵略計劃的坚决拥护者。

他們对于惠特曼一生中最后二十到二十五年間的創作，不是存心避而不談，就是竭力把它說成是“病态意識”的产物，这种企图是別有用心的。因为在这一时期，他的主要創作是散文。在这些散文中，他比过去更尖銳地批評了美国政治制度，以及占統治地位的資产阶级文学和美国資本家的精神面貌。

这些文学史家所以要这样对待惠特曼，并不是偶然的。一般說来，他們是想消灭美国文学中的民主傳統，从而貶低馬克·吐温的諷刺文学的意义，否定杰克·倫敦和德萊塞的創作。

然而，反动的文学批評家誣蔑过去美国文学中的卓越成就的企图現在不会成功，将来也永远不会成功，因为这些成就是属于人民的。美国劳动人民是不会把惠特曼、馬克·吐温或其他民主作家交給反动派的。

惠特曼的名字——作为在創作中体现了人民的民主傳統的美国作家之一的名字——和德萊塞，馬克·吐温以及其他进步文艺作家的名字一道，从美国共产党十五次代表大会的讲台上傳播开来了。

1953年，美国进步杂志“群众与主流”刊载了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員霍尔的獄中书簡。其中的一封信就談到了惠特曼。在重讀“草叶集”之后，霍尔得出了一个結論，那就是尽管詩人的創作存在不少缺点，但他毕竟是代表城市和农村的普通人說話的，他是“一切暴政和压迫的敌人”，他是以自己的作品为“博爱和友誼”而斗争的。

美国进步报刊认为惠特曼是“民族的人民的詩人”，是今天仍然具有“活生生的力量”的作家。

近年来，美国进步活动家常常在凱姆登城惠特曼的墓地上举行群众大会，紀念他的誕辰。在某次集会的前夕，一家共产党的报纸写道：“惠特曼誕辰紀念日将是凱姆登的一个和平的日子。”

美国进步的文艺作家非常重視惠特曼的創作。他們认为惠特曼是和劳动人民有最生动最密切的联系的作家。德萊塞、馬尔茲、高尔德、勃朗、西倫都曾經不止一次

地談到過這位詩人的民主主義和他那保衛進步觀點的英勇精神。

不久以前，劇作家兼批評家約翰·霍華德·勞遜——剛從獄中獲釋的為和平與民主而鬥爭的最積極的戰士之一——對那些重視惠特曼詩歌的人們發表了一篇動人的演說：

“現在，常常想想惠特曼，對於我們來說，比‘草葉集’出版百年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可貴。

“他說的話，今天要比過去更有力量，並且更充滿了偉大的思想，因為惠特曼的呼聲是美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真正呼聲。

“他歌頌着我們最深厚的傳統和我們最美好的希望——而這一傳統和希望正被丟在聯邦法院的被告席上，遭受那班腐化的政客的‘審訊’。

“和史密斯法案^①的犧牲者一道受審的還有惠特曼。他在詩歌中歌頌的‘民主’、‘人民’的詞句都成了他的罪狀。

“焚書者們迫不及待地要把惠特曼的熱情充沛的詩篇抓到他們手里，把他的壯麗作品投入法西斯火堆。

① 幾年前美國頒布了極反動的史密斯法案，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利用這一法案把他們迫害共產黨員和民主人士的行為合法化了。

“但是这些詞句是消灭不了的, 因为惠特曼歌颂的自由精神不可能消灭。惠特曼的驕傲的詩歌必将帮助我們获得胜利。”

目 次

序言	1
詩人的形成年代	1
惠特曼在美國內戰前夜的創作—— “草葉集”	52
南北戰爭時期的惠特曼	143
“草葉集”藝術形式的某些特征	168
反對“嗜利魔蛇”	209
惠特曼和我們現時的生活	293
譯後記	330

詩人的形成年代

1819年5月31日，惠特曼生于长島西山村的一个貧苦农家，这个村子离布魯克林城(現已并入紐約市)約数十公里。当他全家迁往布魯克林时，他还很小。他的父亲在那里当了木匠。后来因为經濟困难，他們一家又不得不暫時回到乡下。惠特曼的童年时代大部分都是在布魯克林度过的，但是夏天他总是住到长島乡下去。

惠特曼十六岁的时候，在密士失必河对岸，离紐約市数千公里的一个美国尚未开发的地方，誕生了十九世紀美国文学中另一位杰出人物——塞莫尔·克列門斯(即馬克·吐温)。这两位作家的早年生活有很多共同特征。無論是惠特曼还是馬克·吐温，都出身于居民中的民主阶层，都是在貧民中間长大的。他們年輕的时候都曾飽受貧困。惠特曼(一如后来的馬克·吐温)剛滿十岁，就不得不自力謀生。不論是惠特曼还是馬克·吐温，都連中等教育也沒有受过，这两位美国文学巨匠实际上都是自学出来的。他們两人都做过地方新聞工作。

惠特曼还在童年的时候，就曾替一位律师，后来又替

一位医生当信差。随后他又到一个小报館里去学习排字和印刷。他在布鲁克林的各家报館里做过几年工作。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他就以一个記者姿态出现了。

惠特曼十七岁时便尝到了失业的滋味。这位青年人为了找寻一块面包,不得不到农村去当小学教师。

十九岁时,惠特曼又开始在报館工作。有一个时期,他独自出版了“长島”小报,一身兼任該报的作者、編輯、排字工人、印刷工人,甚至送报人等职务。

惠特曼同时代人写的有关惠特曼的一些回忆中,都說他当时是一位好沉思冥想的青年,常常因为“迂闊”而遭人訕笑。那些地方报纸的出版者和“体面的”富裕的种植园主,发觉惠特曼并没有他們所熟悉的那种想尽快“出人头地”的意图,想发财的心思也根本没有折磨过他。由于惠特曼工作地方的主人首先傳开,惠特曼便得到了一个呆大懶汉的名声。于是长島“民主报”发行人的妻子——一位讲究实际、善于經營的新英格兰女人——就毫不同情这位年輕的排字工人兼新聞記者——惠特曼。他富于理想,好讀書,沉默寡言,这些她都很藐視。尤其使她恼火的是,他絲毫不愿巴結主人。长島小农村的市僧阶级則认为所有这一切簡直是向“美国思想”挑战。

其实,惠特曼是热爱人民的。他很了解普通农民、手工业者、农村教师和小記者的生活。这些普通人的兴趣和需要、同情和爱好,对他說来都很感亲切。

惠特曼根本不喜欢孤独、隱遁和孤僻的生活。無論是舞蹈，戏剧，还是海濱散步（他居住的那些小村落离大西洋岸不远）总少不了他。惠特曼很重視民歌，认为民歌比城市里傳来的那些矯揉造作的浪漫歌曲要好得多。他在故乡的大自然怀抱里感到十分愉快。

虽然如此，惠特曼却并没有打算把自己局限于农家杂务和田园乐趣的小天地里。他頑强地自修，并且学习写作。即使是他最早发表在报上的那些为我们熟知的論文，虽然很幼稚和缺乏独创性，也都証明他有写作才能。还在年輕的时候，他就不仅开始发表了一些論文和采訪杂記，而且还写了許多短篇小说、杂文和詩歌。惠特曼的思想很早就超越了日常生活的自然現象，他力求把自己从周圍生活和书籍中所得到的見聞印象概括起来。

惠特曼在年輕的时候，就对当时社会的政治斗争深感兴趣了。他积极参加农村俱乐部的各项活动，在那里，人們討論着各式各样的社会問題和文艺問題，他有时甚至为某些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說。

在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間，特別是在惠特曼的家庭中，大家都很重視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那种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优秀思想。

当时农民中間对这次战争最盛行的看法，是把它幻想为首先对小农有利的一場战争，惠特曼也有这种看法。同时他也逐漸了解到，美国一般农民的利益实际上无时